

中国古典历史演义名著传世珍藏本

洪秀全演义

一清一黄小配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古典历史演义名著传世珍藏本

洪秀全演义

〔清〕黄小配 著

961.02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回	花县城豪杰诞生 小山头英雄聚首	(1)
第 二 回	会深山群英结大义 游督幕智士释豪商	(6)
第 三 回	发伊犁钱东平充军 入广西洪秀全传道	(13)
第 四 回	闹教堂巧遇胡以晃 论嘉禾计赚杨秀清	(20)
第 五 回	杨秀清初进团练局 洪秀全失陷桂平牢	(27)
第 六 回	罗大纲皈依拜上帝 韦昌辉乘醉杀婆娘	(33)
第 七 回	韦昌辉义释洪秀全 冯云山联合保良会	(42)
第 八 回	冯云山夜走贵县 洪秀全起义金田	(50)
第 九 回	劫知县智穷石达开 渡斜谷计斩乌兰泰	(57)
第 十 回	洪仁发误走张嘉祥 钱东平重会胡元炜	(65)
第 十 一 回	萧朝贵计劫梧州关 冯云山尽节全州道	(74)

第十二回	洪秀全议弃桂林郡 钱东平智败向提台	(84)
第十三回	张国梁背义加官 赛尚阿单骑逃命	(94)
第十四回	李秀成百骑下柳郡 石达开传檄震湖南	(101)
第十五回	胡林翼冷笑掷兵书 曾国藩遵旨兴团练	(110)
第十六回	洪宣娇痛哭萧朝贵 钱东平大破曾国藩	(117)
第十七回	彭玉麟恤情赠军饷 郭嵩焘献策创水师	(125)
第十八回	左宗棠应聘入抚衙 洪天王改元续汉统	(134)
第十九回	封王位洪秀全拒谏 火汉阳曾天养鏖兵	(141)
第二十回	向荣大战武昌城 钱江独进兴王策	(148)
第二十一回	洪天王开科修制度 汤总兵绝命赋诗词	(158)
第二十二回	向荣怒斥陆建瀛 钱江计斩蒋文庆	(168)
第二十三回	勇鲍超独救江忠源 智钱江夜赚吴观察	(176)
第二十四回	萧王妃夺旗镇江城 洪秀全定鼎金陵郡	(183)
第二十五回	李秀成平定南康城 杨秀清败走武昌府	(194)

第二十六回	攻岳州智劫胡林翼 入庐郡赚斩江忠源	(204)
第二十七回	李秀成二夺汉阳城 林凤翔大战扬州府	(211)
第二十八回	林凤翔夜夺扬州府 韦昌辉怒杀杨秀清	(219)
第二十九回	钱东平挥泪送翼王 林凤翔定计取淮郡	(228)
第三十回	石达开诗退曾国藩 李秀成计破胡林翼	(238)
第三十一回	韦昌辉刎颈答钱江 李鸿章单骑谒曾帅	(246)
第三十二回	谭绍洸败走武昌城 钱东平遁迹峨眉山	(254)
第三十三回	李秀成一计下江苏 林凤翔十日平九郡	(262)
第三十四回	林凤翔大破讷丞相 李开芳再夺卫辉城	(269)
第三十五回	李秀成出师镇淮郡 林凤翔败走陷天津	(275)
第三十六回	完大节三将归神 拔九江天王用武	(283)
第三十七回	陈英王平定江西地 刘丽川计取上海城	(292)
第三十八回	取桐城陈其芒鏖兵 奉朝旨左宗棠拜将	(298)
第三十九回	向军门败死丹阳镇 胡林翼窥复武昌城	(305)

第四十回	罗泽南走死兴国州 罗大纲夜夺扬州府	(315)
第四十一回	李忠王定计复武昌 陈玉成弃财破胜保	(323)
第四十二回	守六合温绍原尽忠 战许湾鲍春霆奏捷	(331)
第四十三回	金陵城大开男女科 李秀成义葬王巡抚	(344)
第四十四回	张国梁投歿丹阳河 周天受战死宁国府	(356)
第四十五回	陈玉成大战蕲水城 杨制台败走黄梅县	(367)
第四十六回	李秀成义释赵景贤 林启荣大破塔齐布	(377)
第四十七回	曾国藩会兴五路兵 林启荣尽节九江府	(385)
第四十八回	龙虎战大破陈玉成 官胡兵会收武昌府	(400)
第四十九回	救九江曾国荃出身 战三河李续宾殒命	(415)
第五十回	战桐城忠王却鲍超 下浦口玉成破胜保	(428)
第五十一回	何信义议献江苏城 石达开大战衡州府	(438)
第五十二回	李孟群战死庐州城 左宗棠报捷浮梁县	(447)
第五十三回	雷正瑄密札访钱江 杨辅清匿兵破庆瑞	(456)

第五十四回	破金陵归结太平国.....	(463)
	编野史重题懊依歌	

第一回 花县城豪杰诞生 小山头英雄聚首

诗曰：

金田崛起奋同仇，叹息英雄志未酬；
又见腥膻渺无际，秦淮呜咽水空流。
哀哀同种血痕鲜，人自功成国可怜；
莫向金陵闲眺望，旧时明月冷如烟。

这两首七绝，是近时一个志士名叫志攘的所作。为慨太平天国十四年基业，成而复败，得而复丧，凭今吊古，不胜故国之悲。玩其词气，大有归罪曾、左的意思。其实兴亡成败，大半都是自己造出来的：假使定都金陵而后，君臣一德，上下一心；杨、韦不乱，达开不走；外和欧、美，内掠幽、燕，就有一百个曾国藩、左宗棠，有什么用呢？不然，洪王初起时光，信用未孚，军械不足，三五千的保良军，怎么倒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把清国人马，杀得一败如灰？到后来地大人众，粮足兵精，倒反覆亡了呢？所以在下断定太平天国的亡，不干曾、左，都是太平天国自己亡掉的。看官不信，且听在下道来：

话说中国自大明崇祯十七年，被满清并掉之后，汉族人民，时时图谋恢复：像云南的吴三桂，武昌的夏逢龙，昆明的李天极，台湾的朱一贵，袁州的王伦，甘肃的张阿浑，四川的王三槐，河南的李文成，永州的赵金龙等，众多豪杰，差不多没一年不乱。无奈人心思汉，天命祚清，西起东灭，终没有成过一回事。直到清宣宗道光末年，佞幸专权，朝多失政，水深火热，百姓苦不堪言，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广西地方，才崛起一位非常大豪杰，做出一番动地惊天大事来。此人姓洪，名秀全，广东花县人氏。自幼抱负不凡，尝与同县人骆秉章，月夜池塘洗澡，秀全信口占道：

夜浴鱼池，摇动满天星斗；

非常之志，溢于言表。骆秉章应声对道：

早登麟阁，挽回三代乾坤。

秀全道：“乾坤已非三代，麟阁早属他人，登也不必，挽也多事。”秉章笑他为狂人。秀全也不睬。及长，专好结交豪杰，时人都非笑之。只有同县人冯遂，字云山的，深相赞许，称秀全非池中之物！道光二十九年，两广地方，贼盗蜂起，如罗大纲、大鲤鱼、陈金刚等，都拥有三五千人马，打村劫舍，横行无忌。官场怕耽干系，索性隐起不奏。秀全慨然道：“贼盗横行，清朝的能力，已经瞧的见，投袂奋起，正在此时！”不防背后有人道：“秀全哥如此抱负，何不索性起来做一番事业！”秀全回头，见来的不是别个，正是生平第一知己冯云山，不觉大喜。遂邀云山坐下道：“逆胡肆毒，神州陆沉，黄帝子孙，谁不愿报仇雪恨？这会子两粤豪杰，风起云涌，正是天亡逆胡之时。使我洪秀全有尺寸之凭藉，建义桂林，声罪北平，则三齐抗手之雄，燕、赵悲歌之士，安知不闻风响应！”云山道：“哥哥既然知道，何不就动手呢？”洪秀全道：“云山又来了！光复这一件事，非同小可，岂是赤手空拳，能够做得的。至少总要有三五千人马，才能够动得手。”云山道：“从来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只要有了豪杰帮助，三五千人马，何难一呼而集？”洪秀全道：“豪杰之士，我是很欢迎的！怎奈眼前没有，我也没法。”云山道：“独怕哥哥不诚心。要是诚心求贤，眼前就有一个大豪杰。”洪秀全道：“豪杰在那里？姓甚名谁？”云山道：“就在本城花县衙门里。”洪秀全笑道：“兄弟讲玩话了！官场中那里有豪杰？”云山道：“此人并不是官，是一个幕友。姓钱，名江，浙江人氏。胸罗战史，腹有奇谋，端的经天纬地。此番来粤，也是为物色真人，同谋光复。哥哥如果要见，我就去请他来。”洪

秀全道：“你与他几时认识的？”云山道：“认识得没有几天。”洪秀全道：“衙门中人怕有点儿靠不住。”云山道：“我冯逵总不会给你上。”洪秀全道：“不是这么讲。人情鬼域，世路崎岖，怕你也被人家套在圈中。”冯云山道：“哥哥，你没有见过他，所以这么说。一见之后，你也相信了！”洪秀全道：“既是这么说，就烦兄弟请他来谈谈。要真是志同道合，就是中国人民的福气了。”云山道：“不瞒哥哥说，我已与他约好了呢。”当夜无话。次日，冯云山黑早起身，略点了点饥，就出村迎接钱江去了！

却说这钱江，表字东平，本贯浙江归安人氏。少失怙恃，依叔父钱闾作生活。五岁上学，聪颖非常；九岁下笔成文。叔父常说道：“此是吾家千里驹，他日定能光宗耀祖！”钱江急应道：“大丈夫作事，成则流芳百世，败则遗臭万年。岂单靠光宗耀祖乎！”众人莫不称奇。既长，诸子百家，六韬三略，兼及兵刑、钱谷、天文、地理诸书，无所不读。时扬州魏平，任归安令，闻江名，以书召之。江大笑道：“江岂为鼠辈作牛马耶？”遂以书绝之。

道光二十九年，两广一带，贼盗四起：罗大纲、大鲤鱼、陈金刚等，纷纷起事。小则打劫村舍；大则割据城池。官僚畏罪，不敢奏报。钱江看到这机会，便道：“今天下大势，趋于东南，珠江流域，必有兴者，此吾脱颖时矣！”时钱闾已经去世，钱江遂舍家游粤，寓于旅邸。可巧故人张尚举署花县知县。闻江至，大喜道：“东平不世才，本官当以礼聘他，何愁县里不治！”说罢，便挥函聘江。江暗忖花县区区百里，怎能够施展？只是凭这一处栖身，徐徐访求豪杰，也是不错。想了一会，便回书应允。花县离省治不远，一半天就到了。投谒张令，张令降价相迎，执手道：“故人枉顾，敝县增光不少！惜足下不是百里才，还恐荆棘丛中，不能栖凤凰！只好暂时有屈，徐待事机罢了。”江听罢答道：“小可有甚大志，蒙故人这般过誉！但既不弃，愿竭微劳。”张令大喜，钱江遂留县署中。一应公事，张令都听他决断，真是案无留牍，狱无冤刑，民心大悦。

钱江每日闲暇，或研习兵书，或玩游山水，已非一日。那日游至附近一个小山上，独行无伴，小憩林下，忽见一书生迎面而来，头上束著儒巾，身穿一件机白麻布长衣，下穿一条元青亮纱套裤子，脚登一对薄皮底布面鞋，年约三十来岁。眉清目秀，仪容俊美。见了钱江，便揖说道：“看先生不像本处人氏，独步在这里，观看山景，可不是堪舆大家，讲青鸟、寻龙穴的么？”钱江道：“某志不在此。自古道地灵人自杰，讲什么真龙正穴。足下佳人，奈何也作一般迷信呢？”那人急谢道：“小弟见不及此。才闻高论，大歉于心！请问贵姓尊名，那里人氏？”钱江答道：“某姓钱，名江，号东平，浙江人也。”那人又问道：“可是县里张老爷的幕府么？”钱江道是。那人纳头便拜。欢喜说道：“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仰慕已久，幸会幸会！”钱江即回礼道：“小可钱江，蒙老兄如此敬爱，请问先生上姓尊名？”那人答道：“小弟姓冯，单名一个逵字，别号云山，向在山中念书。久慕先生不求仕进，却来敝县管理刑名，真是敝邑人民之幸！可惜无门拜谒，今日相遇，良非偶然。请假一席地，少谈衷曲，开弟愚昧，实为万幸！”钱江听罢，暗忖这人器宇非凡，谈吐风雅，倒把人民两字，记在心中，料不是等闲之辈！正要好乘机打动他。便答道：“不虞之誉，君子羞之，老兄休得过奖！倘不嫌鄙陋，就此席地谈心如何？”冯逵大喜，两人对面儿坐了。钱江探着问道：“方今天下多故，正豪杰出头的时候，老兄高才，为甚不寻个机会出身？”冯逵答道：“现在的主子又不是我们汉族人！大丈夫昂昂七尺，怎忍赧颜称臣？故隐居于此，愿先生有以教之！”钱江道：“足下志量，令人钦佩！只是鞅鞅盘踞中原，二百年矣！君臣既有定分，何能再把他当仇人看待！”冯逵听到这话，不觉怒道：“种族之界不辨，非丈夫也！某以先生为汉子，直言相告，怎倒说出这无耻的话来？”言罢，拂袖便去。钱江仰面哈哈大笑！冯逵回首道：“先生笑怎的？”钱江道：“不笑足下，还笑谁？”冯逵道：“某有何可笑？任先生是县里幕府，拿某作个不道的人，刑场丧首，牢狱沉冤，某也不怕。”钱江越发

笑道：“试问足下有几颗头颅，能够死几次？纵有此志，倒不宜轻易说此话。弟若忘国事仇，今日也不到此地了。方才片言相试，何便愤怒起来呢？”冯遼急谢道：“原来先生倒是同情，不过以言相试。某一时愚昧，冒犯钧威，望乞恕罪！”钱江听了，便再请冯遼坐下。随说道：“足下志气则有馀，还欠些学养。俗语说得好：逢人只说三分话，路上须防人不仁。足下方才这话，幸撞着小弟，若遇着别人，是大不了的。须知此事非同小可，成则定国安民，败则灭门绝户。事机不密，徒害其身。死也不打紧，只恐人心从此害怕，那鞑鞑盘踞中原，又不知更加几百年了？”冯遼道：“先生之言甚善！奈某见非我族类，却来踞我河山，不免心胆俱裂。窃不量力，欲为祖国图个光复。只救国有心，济时无术，若得先生指示前途，愿随左右，以供驱策。但恐鞑鞑根深蒂固，不易摇动耳！余外并无他虑，不知先生以为何如？”钱江答道：“足下休惊，胡虏气数将尽矣！”冯遼大喜问道：“先生何以见之？”钱江听罢，便不慌不忙的说出来。管教：

席地谈心，定下惊天事业；

深山访主，遭逢命世英雄。

要知钱江说了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会深山群英结大义 游督幕智士释豪商

话说当时钱江说出胡虏气数将尽，冯遂不胜之喜，便问钱江怎的见得？钱江答道：“自古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方今满帝无道，信任嬖臣，烟尘四起，活似个亡国样子。且近年黄河决溃，长安城无故自崩，水旱瘟疫，遍于各地，皆不祥之兆。谋复祖国，此其时矣！两年前浙江童谣说道：‘三十万兵动八方，天呼地号没处藏；安排白马接红羊，十二英雄势莫当’。据童谣看来，上句三十万兵动八方，明年正是道光三十年，这时定然刀兵大起了的；第二句得见这次兵戈声势，非同小可；末二句便是有英雄崛起的意思了！某前者夜观天象，见南方旺气正盛，将星聚于桂林，他日广西一带，豪杰不少。足下既有这等大志，自今以后，物色英雄，密图大事，若徒把这一般话，挂在口头，虽日日愤激，怎能济事？某此番不远千里，来到贵省，正为此意。若不是这样，彼区区县令幕府，怎能笼络鄙人呢？”冯遂听那一席话，便道：“先生天人，令冯某佩服不置！自今以后，愿不时教诲为幸！”钱江道：“不是小弟自夸，苦有机会成就这一件事，不过如探囊取物！不知足下在广东，也曾得有同志么？”冯遂道：“同志中人本不易得。所见有洪秀全者，真英雄也！此人就是本县人氏，生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且胸怀大志，腹有良谋。少年曾进洪门秀士，因不屑仕进，只在家中读书，今年已三十，正和小弟同砚念书。若得此人共事，不愁大事不成！改日便当和他拜谒先生，共谈心曲，你道如何？”钱江道：“小弟幕里谈话不便，不必客气，不

劳足下来见。就请以明天午刻为期，足下到这地少候，同往谒见洪先生罢了！”冯遂喜道：“如此甚好。”看看夕阳西下，二人便说“我们散罢！”各自握手而别。

且说钱江回至幕里，暗忖冯遂这人，到有一副热心。惜乎性情太急，若不加以陶养，将来或误大事。但所谈洪秀全，不知是怎样的人？待明天会他一会，再作计较；果有机会，自然不好错过。想了一会，便把公事理过，胡乱睡了一夜，巴不得天明。一到天明起了身，梳洗已毕，用过早饭，可巧这日又没什么事干，恐误了与冯遂相约期限，便独自一人，走出县衙，依着旧路而来。到了昨天谈话处，已见一人在这里等候。钱江仔细一望，不是别个，正是冯遂。钱江喜道：“云翁如何先期早到，想劳久候了！”冯遂急迎道：“既承夙约，怎敢失信？”说罢，便携手同行。

一路所经，但见山势崇隆，树林幽雅，流泉有韵，百鸟飞鸣。钱、冯二人正在赏玩，忽林后转出一人，大喝道：“你两人干得好事！连日在山林里图谋不轨，要背反朝廷，都被我探听明白。我今便要往县里出首，看你们怎的逃去？”冯遂听说大惊，急行回视，大笑道：“孝翁休恶作剧，惊煞人也！”钱江急问那人是谁？冯遂答道：“此人就是某所说洪君的次兄，双名仁达，别号孝庵的便是。倒是同志。方才说那些话，不过相戏耳！”洪仁达便向钱江声诺，展问姓字。钱江回过。洪仁达就在林下剪拂过了。仁达道：“昨天云翁对某的兄弟说及先生大名，不胜仰望！巴不得急到县里拜谒先生。今天倒蒙枉驾，很过意不去！”钱江道：“君家兄弟如此热心，某真相见恨晚也！”冯遂和洪仁达一齐谦让。一路上又说些闲话。冯遂忽指着前面一人说道：“洪大哥亲自来接也！”钱江举头一望，但见那人生得天庭广阔，地阁丰隆，眉侵入鬓，眼似流星，长耳宽颐，丰颧高准，五尺以上身材，三十来岁年纪。头戴济南草笠，身穿一领道装长服，脚登一双蒲草鞋儿，手执一柄羽毛扇子。钱江不禁暗地里喝一声彩！约摸远离二三丈，那人就拱手道：“劳先生这行至此，折杀洪某了！”说罢纳头便拜。钱江急回过礼

说道：“刀笔小吏，何劳远接？足下可不是云翁说的洪秀全哥哥么？”那人答道：“小可正是姓洪！原名仁活，字秀泉，后隐名于此，改名秀全。昨天听得云翁说起先生盛名，以贵幕里谈话不便，未敢造次进谒。今蒙枉顾，足慰生平！”钱江大喜。

四人同行，不多时，早到一个山寺。这寺虽不甚宽广，却也幽静。钱江在门外观看一会，才携手进寺。转弯抹角，正是“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真个好所在！秀全导至一密室，分宾主坐下。秀全卸去济南草笠，露出头上完发蓬蓬。钱江大惊道：“原来洪君是个道者，某真失敬了！”秀全道：“那里说？小弟不忍徇异族薙发制度，削弃父母的毛血，乔扮道装，无非免暴官污吏的捕风捉影。若中原未复，反甘心作方外人，弟所最鄙。先生休再疑虑！但恐此事非同小可，纵有热诚，没从着手，也是枉然！若得先生曲赐教诲，实为万幸！”钱江便答道：“自甲申遭变以来，屡起革命，亦足见人心未忘祖国也！吴三桂误于前面悔于后，本不足以服人心，且日暮途穷，卒以致败。自是满洲势力完固，虽吕留良、曾静、戴名世之徒，鼓吹风潮，终难下手，亦势为之耳。嘉庆间川、湖以邪教起事，尚纵横数省，震动八方。况足下以命世之杰，具复国之诚，伸大义于天下，名正言顺，谁不望风归附？方今朝廷失道，盗贼纷起，足下因其势用之，总揽贤才，拯扶饥溺，此千载一时之机也，惟足下图之！”秀全听罢，大喜道：“先生之言，洞中机要。奈今广东人民，风气未开，沉迷不醒，若要举义，计将安出？”钱江又道：“广东滨临大海，足下舟师未备，粮械未完，非用武之地也；广西地形险阻，豪杰众多，又无粮食不敷之患，大鲤鱼、罗大纲等，虽绿林之众，然皆聚众数千，势不为弱！足下若携同志士，间道入广西，抚其众，勉以大义，旌旂所指，当如破竹！然后取长沙，下武昌，握金陵之险要，出以幽、燕，天下不难定也！”秀全避席谢道：“先生名论，顿开茅塞！但广西一路，不知何时可行？”钱江道：“且勿造次。方今中外通商之始，外教流行最盛，足下当潜身教会，就借传道为名，直入广西行动。一

来可以劝导人心，二来足下起事，和外国同一宗教，可免外人干预，实为两便。成事之后，制度由我。逆取顺守，足下以为何如？”这一席话，说得洪秀全叹服不置。便请钱江齐入广西，共图大事。钱江道：“这又不能。足下先宜进身教会里，就借传道为名，直入广西，才好行动；若是不然，足下到了广西，便算个别省的人氏，稍有举动，反令人疑心，不免误却大事。足下且宽心！日前县令前赴省会，谒见总督林公，那林公还赞本县的事务办得妥当。后来县主说出某的名字，林公不胜之喜。正要请某到督衙里去。某若得这个机会，结纳三五豪商，凭三寸不烂之舌，说他们协助军需，如此不忧大事不成！”说罢，秀全见钱江议论纵横，确有见地，便道：“先生此论，洪某受益不少。自今以后，常常赐教可也！”

正说话间，见一人岸然直进房里。钱江见那人赤着双足，头带箬笠，手挽犁锄，气象粗豪，像个农夫模样，心里倒觉诧异，只得起迎。秀全道：“先生不必拘礼！这是长兄仁发，别号道生，隐居寺里，已有数年。方才在后园种菜消遣！虽生得性情戆直，却怀着一副热诚，彼此均是同志，就请同坐谈心。但有失礼，先生幸勿见怪！”钱江道：“英雄韬晦，今古一般，那有见怪之理？君家兄弟如此志气，怎不令人见爱！”洪仁发向钱江通问姓名，钱江答过。仁发道：“原来昨天云山兄说的就是先生，想煞我了！今日幸会！”钱江谦让一回，各人又谈了一会话，看看天色渐晚，冯遼说道：“天时晚了，先生不便回衙，就请在这里用过晚饭，再作竟夕之谈。”钱江道：“不必客气！小可回衙还有公事，改日再谈罢。”说罢，便要辞退。洪家兄弟那里肯依。钱江度强不过，只得坐下。只听仁发道：“一顿晚饭又没有菜，留来留去做甚么？”仁达劝他退下，才退了出去。秀全道：“家兄性直，出语伤人，好过意不去。”钱江道：“那等正是任事之人，休小觑他也！”冯遼随转出来，嘱咐仁发，打点晚膳，都是鸡鸭蔬菜之类，不一时端上来，仁发开了一坛酒，齐肃钱江入席。钱江本欲谦让，又恐仁发抢白，只得坐了客位。各人一齐坐下。秀全道：“今日此会，良非偶然！某当

与诸君痛饮一醉。”说罢，举杯相劝。仁发见各人劝来劝去，忍耐不得，一头饮一头吃，各人见他素性如此，且不理他。

饮了一会，又谈些心曲，正说得入港，仁发见酒尚未完，肴已将尽，便再到厨里，又宰了一头鸡，煮得热喷喷的上来。冯遂道：“我们只顾说，还是仁发兄省得事呢！”仁发道：“这是饮吃的时候，谈了好半天，还要说什么？”各人听了，一齐笑起来。直饮至三更时分。钱江道：“酒太多了，请撤席罢！”秀全自觉有七分酒意，便说一声简慢，各自离席，仁发却将杯盘端下去。几人再谈一会，已是二更天气了。秀全道：“某有一言，不知先生愿闻否？”钱江道：“既是知己，还怕怎的？有话只管说便是。”秀全便道：“先生明天准要回衙去！某不敢强留，致误先生公事。但恐他日再会，比不得今夕齐全，不如我们几人当天结义，共行大志，你道如何？”钱江道：“此事正合弟意，准可行之！”秀全大喜。冯遂、仁达、仁发自没有不愿。当下五人焚香表告天地，誓要戮力同心，谋复祖国；若背此盟，天诛地灭。各人祭告已毕，仁发道：“如有一个背了明誓的，休教他撞着我手里！”说罢连钱江都忍笑不住。几人便重复坐下来，再谈了一个更次而罢。是夜钱江宿于寺中。

次朝一齐起来，梳洗已毕，钱江便要辞回。秀全不敢相强，恐碍了衙门公事，齐送钱江下山。到了山下，钱江道：“这里回县衙不远，不劳君等远送，就此请回罢！”秀全便珍重了几句，各人握手而别。当下钱江返至县署，才发付了公事，忽上房里转递到一函，却是林总督的聘书。那林总督本是福建人氏，双名则徐，别号少穆，是个翰林出身，这时正任两广总督。虽识不得民族大义，却有一片爱民之心，到是清国当时少有的人物了！钱江把来书看罢，觉书中有一种求贤若渴的语气，暗忖这机会倒不容易：大则打动林公，图个自立；小则结识豪商巨贾，接济军需，还胜过在这荒僻小县。想罢，便携着林公这一封书，入谒县令张尚举，具道要往督幕的意思。张尚举道：“先生非百里才，本县怎敢屈留先生，先生请自便。若有要事，还请赐函惠我，便是万幸了！”钱江